

西 行 記

(一)

丁 驕

新 疆 與 盛 督 辦

「俱懷逸興思壯飛」

欲上青天攬明月」

李白

新疆熱像一陣旋風

一九四三年(民國卅二年)五月「新疆行」

正在許多人心目發癢，人人想去；有些爲妻子兒女所牽，有些爲功名利祿所累，欲去不能。我孑然一身雖然熱度不高，不知怎樣，竟自上了飛機，五月十九日那天早上飛向新疆。想起當年張、班、玄奘諸人，下了多大決心，歷了千辛萬苦，方才得去西域。我雖熱愛西域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得一張機票，究竟還是在重慶跑跑，算不了什麼。說起「新疆熱」何來？這話長。當年盛世才運籌得當，登上新疆督辦的寶座，卻一直受蘇聯的控制。盛本人據說是史大林最欣賞的人才，也是他介紹入黨的。美國那位威爾基經莫斯科時，就吃下了一劑共產黨的宣傳丸，說那毛朱之類，只是農民革命者，並非正宗共黨，希望美國不要怕，蘇聯不會支持他們的。真正的中國共產黨是由盛世才領導的。不信，你看毛澤東二萬五千里長途之時，進不了新疆，便是一證。

沒想到德國打蘇聯，打得老毛子落花流水，連史大林格勒都將不保，不得已把他們駐在新疆東門的兵團也調上前線；盛督辦此時才得由魔掌之下超生，趕快與他的老上司朱紹良總司令聯絡，向中央投誠。於是徐汝誠的部隊準備入新。在此之前，蔣委員長夫人宋美齡女士飛到迪化，就在飛機上接見盛世才，談了一夜。清晨天色未明，盛世才督辦下機，面帶笑容，回到督署，立即下令把他發明的六星旗收起，全省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，這命令出自督辦的臥室。

原來督辦臥室也是他的辦公處所，那裏有通到全新疆各地黨政軍警的電話，由督辦一一親自指示。故此瞬息之間，已安頓妥當，次日太陽初昇，全省各地都掛起青天白日滿地紅旗。那些民衆，還在夢中的，起身開門一看，「咦」了一聲，連忙閉門，心想不知出了什麼玩意兒呢！

各種考察團紛開拔

新疆終於歸回祖國。盛世才也認爲他在中間折衝，竟能把新疆保全，不曾被蘇聯佔去，功高可以抵他十幾年獨立的罪過。新疆既然又成了中

國的一省，我們這些學地理的，自然少不了要去看看。何況盛與中央都有積極開發新疆的意思，這才組織各種各式的考察團。我參加的是地理地質考察團，是由中央研究院組織的，團員只有四位：李承三、林超、戈定邦與我，以李爲團長，林超副之，我們要去，勢必要飛。所以我到城裏，四頭接洽，好不容易航空委員會的周至柔主任答應我們兩張票。我還在另外想法之時，不過三天，就聽說李團長與林老兄二人拿了我們的兩張票，已經飛了，把我們這兩位團員丟在重慶。

我十分生氣，一來，周主任至柔的票是免費的；二來是飛機不易得，出錢都買不到。李、林兩位不但省錢省事，令我與戈定邦要自己設法，可嘆朋友做到這樣地步！所以我們就宣佈獨立，自任團長，與李、林二公分道。爲了飛機票，請我們中央大學的校長寫了信去中航公司，要優先得到飛機的座位。

優先搭老爺機西飛

中航公司的售票處那位仁兄很有耐心，他說：「介紹信多得很，這一堆是孔祥熙院長的信，

這一堆是蔣中正委員長長的。你的校長是誰？」恰巧我們校長正是蔣公中正，所以那位仁兄把我們的公函放在那一堆上。我與老戈（定邦）一看此堆也不下百數十封，要是先後輪班，不知要到幾時？那位仁兄說：「你們應該到交通部航政司去，說你們的事十萬火急，非優先不可。只要司長批下來，我們是沒有問題的。」

戈定邦與我二人匆匆趕到交通部航政司，司長不在，由幫辦吳君接見，不得要領，又回到中航。那位仁兄一見我們這兩個可憐的書呆子，就起了憐恤之心，說道：「你們見到吳司長，也不作數，真正主持的是韋老先生，你們就說我介紹你們去見他好了。」我倆拿了他的名片，又回到交通部請見韋技監。韋老先生看看名片，看一看我，拿起電話給中航公司，說了一會，放下電話就說：「請二位立刻到公司，後天飛機，你們可以去。」就是這樣！所以我坐在飛機之中，就想到此一幕，真想不到我先先後後，爲這票找了十幾個大員，還有委員長的信，仍要韋老一言，才立刻生效。這中間真是玄妙。也不必多費猜測，總算是上了飛機也。這飛機是第一次歐戰時的剩餘物資「容格機」。坐定下來，想想前人出塞騎駱駝，我們坐飛機，應該滿足了。何況老飛機，不一定會出事，吉人自有天相，若我與戈定邦不是吉人，則同機的那些名人非是吉人不可。他們之間有新建建設廳長林繼庸、鋼廠總工程師余名鉅，及專家黃育賢、王維鈞夫婦子三人、楊昌樂等，一路上倒也不甚寂寞。

我們雖名曰「考察」，其實時間甚短，新疆

地方卻又太大，要「考察」的事物也太多。也許我們當自稱爲「遊覽工作」比較合適，既不謙卑，也不誇大。當然也有不少考察團的人，只是隨便去逛逛的卻也要賦詩弄文，自比張、班的。我們預期三日到迪化。當天中午可到蘭州，下午到酒泉，次日到哈密，第三天到迪化。

錦字確可代表四川

四川在空中看，綠色的砂岩、青綠色的稻田、江邊的黃沙、黝亮的江水，交織成一張地氈，稻田彷彿就是纖維。過北碚的時候，三個峽只如一道溝。所穿的三條山，卻像三條青暗的蛇。從前稱成都爲「天府」又叫「錦官城」，這「錦」的確可以代表四川。處處是農田，恰如織錦。

漸漸地界高，不知不覺已高出海面三千公尺。前面就是大巴山。一朵朵像太湖石的雲片，向我們飄來，愈近山愈多，甚至掩罩了我們的飛機。遠遠的大雪山，大概是松潘以西的山峯，分明如畫。下面是四川盆地的邊，地層掀起，起伏漸大。及至進入了大巴山地，我們的飛機好像離地很近。下面直而深的谷，谷底水流，白色如練。而飛機時上時下，心裏有些慌，閉目休息，竟自睡着了。

醒來時我們已過了秦嶺山地進入隴坂，只見黃土。起初山峯還很尖銳，祇是河谷中黃土堆積，愈向北，黃土愈厚，連山頂也被掩蓋，竟變成很寬廣而平坦的黃原。要不是下面有深陷土中的河，和我身上的測高儀，那會知道我們飛行高度已在三千公尺以上了。

可憐甘肅一片黃土

可憐的甘肅黃土高原是如此之黃。飛了許久，只看見一兩處田莊，此外都似乎是不毛之地。土壤沖刷非常劇烈，把高原四邊沖刷得形如鋸齒。從岷縣到蘭州，皆是如此。秦嶺、甘肅和四川竟相差得那麼遠。我想到剛才看見的田莊上，一個農夫抬頭看天，怕不是看我們，而是望天下雨呢！

在蘭州降落甚快，耳鼓甚痛。機場上四壁皆空，無處可去，一個人來回地走，採了幾個植物標本。同行的人，蘭州有朋友爲他們準備下午茶，我也不客氣加入用膳。吃過抹抹嘴，我們就又飛了，連蘭州是何模樣都沒有看見，只留下一個錯誤的印象，就是：蘭州似乎只有土。

由蘭州到酒泉要過烏鞘嶺，據說嶺上氣流十分可惡。盛世驥有次告訴我說，他由蘭州飛出，七次都過不了烏鞘嶺。我很希望過不去，折回蘭州過夜；偏偏我們運氣好，很順利二飛就過了。

烏鞘嶺上噴射氣流

今日我們知道那是高空的噴射氣流在烏鞘嶺上作祟，不是飛不過去，是氣流向東，速度比飛機高，把飛機帶回來的緣故。烏鞘嶺不過海拔二千公尺，山坡平坦，谷狹而深。飛機經過的山口，彷彿是一長槽，在裏面飛，氣流不穩，上下波動。我後座的朋友，把午飯都還給我的大衣上面了。在飛機上又不能洗，又不能擦，氣味難聞，只好由得它去，真是「吐嘔自乾」呢！

飛行之中的兩側山坡，還有殘雪掩飾。估計雪的下限約在二千公尺。過了烏鞘嶺，我們的希望是當天能到哈密，因為由此向西，一路都是平坦。循着祁連山方向，一路向西，山頂似乎並不高下參差很多。三千公尺以上還有雪，是一片白。其下一條黑色的山坡，更下山足地帶是一條黃灰色的平原，是許多由山上沖下來的沙、礫堆積成扇形形狀，聯合起來而成的。雪水融化的時候，山中的水一出山口，就鋪開一片，輻射如扇而流。有時水雖然散漫，卻也有臨時集中流水的線站，年深月久，成了溝渠。祁連山北麓的山足平野，目前並無流水。時雖入夏，山中雪尚未融，也沒有新雪。

河西走廊古城廢墟

這由烏鞘嶺沿祁連山到新疆境的地區，稱為河西走廊，從古到今都是民族東西遷徙必經之路，古城廢墟很多。甘州以西，我們俯視走廊，下面已是荒漠。一堆堆的白沙，沿着舊時湖水的汀線，這個湖不知何名，也不知何時乾了的。它的汀線一共三道，最高的大約有一百里長，湖底為黏土，上面有乾河道的遺跡。快到酒泉之時，我看見一個正方形的土城，共有八門，裏面空空如也，顯然已廢，但城牆完好，似乎廢了不久。城的東北面地上，有一大圓圈，不知是何遺蹟，其大小和城不相上下。旁邊有些房舍，一個一個的黑點，看來十分明晰，城南也有房屋，更南有兩條河道。這個廢墟我不知其確切位置，只知過此約飛行十五分鐘的光景，就看見酒泉的林木了。

酒泉草原插着木棍

酒泉在天空看，只是一片草原，插着些木棍，那就是城中稀疏的樹木。草原一片青碧，四周為黃土的荒漠所包圍，界限清晰。這種為荒漠所限的耕區，名為「沃野」。其西南為山上沖下的石礫所掩，所以缺了一角。這片沖沒的地方，很容易辨認。天空中看新的石礫是深黑或深灰色。它蓋了黃色的沙漠和綠色的沃野，故知它是近代洪水的產物。我覺得高空攝影真是一個研究地理的好工具。到酒泉後飛機師決定明天再飛，只好住下。住處是飛機場上的招待所，倒也乾淨。只是土味甚重，大概是我第一次嗅到西北的塵土，特別敏感的緣故。招待所飯菜不夠，最主要的是缺肉，只好進城吃飯。正好甘肅油礦局的馬主任來接我們，乘車到他那兒去，一路灰塵僕僕，到他辦事處，大洗其臉。之後又忙着打電話與玉門礦上朋友，一個接一個地講家常，一直未出過他的公館。晚上承他招待晚餐，飯後不久就回機場去睡了。（馬主任驥驥字德超）

此次身入酒泉，卻未遑一顧。只知酒泉有城，街道十字交叉，有座鼓樓，每晚十時，城門關閉。我們見到駐軍軍長楊德亮，旅長徐汝誠。當夜幸虧徐旅長相送，叫開城門，才得回去。

嘉峪關長城似蚯蚓

次晨天方亮就起來，頗冷，在機場採了點植物標本，畫了一張祁連山的風景。楊軍長和徐旅長又來送行。八時起飛，不久就看見嘉峪關。關

在黑山東南，簡直是聞名勝見面，毫無雄偉之氣。人高高在上，便把下面的事物，看得渺小。嘉峪關的長城，看來只像一條蚯蚓而已。

由此飛機是沿直線向哈密，直指星星峽，不循公路。沿途皆是荒漠。馬鬃山在其北。飛機所經，盡是石礫，平坦無垠。偶爾見一兩處小丘，零亂成堆散佈漠上，猶如掘地倒在坑旁的土堆。這些土堆之間，有許多蜿蜒條紋，乍見之似為人行的小道。後來我從公路回來，經過玉門附近，才知以前在天上，眼界過高，這些小堆就是玉門安西間的大青山（又叫大奇山），其上的小道，是洪流所侵蝕成了乾溝，深且丈餘。

鹹灘苦水紅黃乾漠

由此向西北，越飛離人煙越遠，遠望一片平野，目力所及，想必至少有十公里之遙，沒有一點青綠的顏色，只是紅、黃的乾漠。上面的乾河道，似乎是枯死了的白楊枝。這些乾河，大約遠遠地流向大漠中一片白色的所在，想必那就是鹹灘，這種風景異常無聊。忽然發現前面有雪山一座，還以為那是沙漠中什麼嶺，及至飛機逐漸下降，方知我們已到了哈密（鹹灘在苦水，雪山是哈密北面的南山）。

由酒泉到哈密，大約有五六百公里，飛行三四小時，一路不見人煙。我真佩服當年玄奘騎了一匹瘦馬，躲避朝廷的搜捕，日伏夜行由安西到哈密，加之滴水皆無，五日夜不飲，而抱着「寧可就西而馳，豈肯東歸一步」的精神，度過這一夜則妖魔舉火，爛若晨星；且則驚風擁沙，散如

時雨」的戈壁。他走了廿多天，我們才三、四小時飛過的路程，已比他遠了一倍，我們慚愧，那些坐在家裏談新疆的人，更要慚愧。

星星峽下紅球幻覺

這段路我回來時由哈密乘公路車走過，不妨在此一敘。十一月一日由哈密出城，一片黏土，由此一路下坡。過荒田驛，有驛舍四間，荒田甚多。無水，也無耕者。三十公里到黃沙岡，有坎井數條，都是沙丘，上有白楊。過一戴雪的黑山到長流水，此即玄奘得救之處，有水草。三十公里到格子煙墩，廢屋數楹。由此到苦水驛，都是戈壁。山丘都是平坡緩崗，上覆沙粒，是一種白色的石英砂所成，芨芨草生的地方，其下有水。此時草也都枯黃了。在車裏看日落，那太陽在天邊，像一個紅球在坡上向下滾那樣，可見地面是向着星星峽斜下去的，而且地面極其平坦，故有此幻覺。在星星峽住了一晚。

星星峽是出新疆的重要關口。這時把關的人，公事公辦，把同行的考察團人員的行李一律翻箱倒篋，仔細檢查，查出了不少違規私帶的東西，說是一體要照章沒收，不然就要請示督辦。好在他們只是給這些人一點「出口威」，說說就算。也打了一個長途電話，是否請示督辦就不知了。最後還是由各人收拾起來就算。

沿途關卡免驗放行

至於我個人的行李，則不但沒有動，而且受了特別待遇，請入會客室，又是茶，又是煙，一

面道歉說：「公事誤了您的行程，希望原諒。」其中有一個原因：我在迪化臨行之前，見到盛督辦，向他要一張通行證。他說：「你自己寫一張，拿來我簽字就是了。」我就自己寫了一張，其中一句話是：「希沿途關卡免驗放行。」

拿去給他看，他大笑。說：「我這老弟，心細心細。」原來公文形式，別人的通行證都是「沿途關卡查驗放行」，所以這一個「免」字，就大大地生效了。誰也想不到，關卡的人員認真執行，說「查」就不得不「查」，說「免」就絕不敢「查」，可見督辦治新，命令貫徹，有如此者。哈密原有蘇聯機械化師團第八團駐在此處，一面防止新疆人進入內地，一面防止我們軍隊開入新疆。所以新疆名存實亡者許多年，此地飛機場是中蘇航空公司的私產，所以我國中央航空公司的飛機，是只准停，旅客則恕不招待。我們徘徊在招待處的食堂前面，大家都餓了，而裏面新出籠的葡萄乾麵包，說是「毛子」專用的，不能外賣，連一杯「開拿蘇」（即維語開水）還是左求右求，才算弄得一杯。那時已經起了風，氣象報告不佳，不能繼續飛迪化。機師們在上油，我一看竟裝了一百四十加侖，這數目在「一滴油一滴血」的重慶，簡直嚇人。我還未覺得三小時的飛行，竟用了如此多的上好汽油。

既然不能飛，我們又去交涉「住」。「毛子」管理員聳聳肩頭說聲「辦不到」。這是我們國家內的飛行站！真不能相信。

哈密招待所的場面

我們弄了一部卡車，開進哈密，那裏有中運招待所，可以前去投宿。這招待所是中國人辦的，專為招待「毛子」而設。有好幾十個「毛子」正在大塊吃肉與麵包，我們待人真厚啊，待自己卻很刻薄。不管怎樣，招待所給我們很好的房間。真有些摸不透，原來我們到哈密，本是要直飛迪化的，故當地民政長官，沒有接待的意思。及至飛機不能飛，才電話向督辦請示，這是我們在機場「遊蕩」的緣故。現在督辦命令已到，招待所方才接到通知，所以開了上等官房。不移時行政長孔慶瑞、公安局長王廷選、縣長呂春浦都來了，立刻擺酒席。我們吃的飯，比重慶的有天淵之別，米是潔白的，沒有稗子，有菜有肉，多到吃不完，還吃了一杯冰淇淋，這一頓吃了我在重慶教書的新水之一半（新疆錢五角合法幣二元五角，當時在重慶一雙皮鞋要四百元法幣）。

最令我煩惱的是房間裏的胰子、面盆、毛巾、被單、茶杯、茶壺、茶盤、吃飯的器皿、白糖、糖果、火柴、桌椅、床、窗幔以及一切金屬物品，皆是蘇聯製造。可以說除了脚下的土地、自己的人、是中國的，其他莫不皆是「老毛子」的。我記得廿六年在莫斯科凱末林宮，加里寧向我們世界地質學會出席的人說：「今天我們招待各位（二千）來賓的用具、食物一切都是我們偉大的領袖史大林領導下的蘇聯製造的。」想不到這些年後，在我們國土上，嚐了幾杯蘇聯白蘭地酒，吸了幾枝蘇聯煙，喝了幾杯蘇聯紅茶，難怪有許多人只知道「世界大國惟蘇聯」，忘了他自己是中國人呢！飯後我們分道揚鑣，我去逛街，看維吾爾人

風太大，幾步路就是一臉灰。我聽說哈密有一個回城，就找到那兒去了。城乃土製，殘破不堪；我從破牆的一處爬上去，俯視城中，原來都是破瓦寒窗，斷垣頹壁，只有一部份完整的房屋，還有居民。我爬牆進去的時候，碰見一個爬牆出來的紅衣女郎，我很欣賞她的美麗。後來我發現她們都穿紅衣，好像在內蒙懷來附近一個村子裏，婦女也都穿紅花衣服一樣。回城裏有些幾丈高的青楊樹，俗名鑽天楊。似乎除了東北之外，中國他處還不多見。由回城歸途，參觀了一條街，發現物價真是低廉，遠非重慶所能想像。晚上行政長宴會，眼睛有些不舒服，因為尚未能適應風沙與乾燥的空氣。他們取笑我，說是「看紅太多」之故。

次晨主人來送我們到機場，沿途經過幾個村落，還得一窺哈密第八團的營房，機場停着蘇聯大使的專機，他與我們同時由重慶出發，不過他的飛機是英國道格拉斯巨型機，我們的「容格」只是小巫而已。

中央航空公司不知載了什麼東西，說飛機不能載我們全部乘客，必須留下一人和一些行李。結果我們十人之中，留下了一位及大部份行李。他是後來由公路來迪化的。行李則由中蘇機運，我們自付運費，這也是我們中國的道理！

雅當古城靈山瑤池

九時許西飛，不久就到三道縣子。這一段航線沿公路，沿線都可以看見灌溉的坎井，井眼相連，由山麓扇足起向黏土平原止，一串串像念珠，或北京的糖葫蘆。水由渠引出來後，用以溉田。渠旁植樹，渠與渠間即是田園，由高空下視，如顯微鏡下的蝴蝶翅膀。巴爾庫山麓盡是洪流的痕跡，高望則大漠無邊，不知所終。更向前離山稍遠，漠上盡是細切的山堆，形狀突兀，如鬼如怪。遠處有幾個平臺，這想必就是所謂的「雅當」，乃風蝕地形；那些平臺，誤以為是古城呢！飛機上昇至三千五百公尺，越過博格多山的東端。越山就到七角井。下面的地層作東北向西

南走向，再清楚不過。山頂平，有殘雪，估計其高為二千五百公尺。這平坦山頂，天山常見，它的邊緣有如齒齧的痕跡，參差不齊。由山北而來的雲層逐漸飄過博格多山，受了南面吐魯番盆地上升的熱氣阻擋，一部回捲，一部消失。博格多山也有頂平的地方，約三千公尺高。山腰有很多U形谷，乃昔日冰流遺跡，目前冰流已縮小許多，皆在四千公尺以上。天山北坡多樹林，雨水由北來，故此森林豐滿。未幾，已到平遠。博格多山主峯，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，上有積雪，三峯並列，形如銀屏，其下隱約有湖。博格多山又稱靈山，其上的湖叫天池，傳說是西王母的瑤池，有詩為證：

山雄谷秀毓英奇，應有仙家在高崖。
松徑雪寒鋪白草，冰峯日暖現瑤池。
故城背負凌霜劍，一嶺橫遙采菊詩。
獨肩難攀天塹險，狼煙落霞已心知。

叨光廳長備受歡迎

不久我們就到迪化。降落之處是一片石礫平地，排了幾十輛汽車。新疆政府派了許多要人來接，由盛世才五弟盛世驥代表督辦，迎接的對象主要是新任建設廳長林繼庸，其次是淪鑫鋼廠的余名鈺。我與老戈不過躬逢其盛而已。在熱烈寒暄之後，分乘小汽車入城，都住在招待所裏面。新疆還有很好的汽車，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。晚上睡下來想：「我們算是到了迪化，什麼時候開始考察呢？」（未完待續）

編輯報告

編者

△名教授地理學家丁驪博士的西行記，自本期起隆重推出，全文頗長將分期刊載，丁博士的大作，人物、遊記、掌故兼而有之，頗富史料價值，敬請讀者特別注意。

△蒲薛鳳先生、司馬天先生、徐慶譽先生、馮夷先生等的大作，因排校不及延至下期刊出，敬請讀者期待。

△名作家戚宜君教授的精心傑作「張大千外傳」，自本期起開始連載，戚教授寫張大千生平軼聞軼事，趣話掌故，歷歷如數家珍，既富史料價值，又有傳奇色彩，值得細讀。